

唐人說薈

濟蒼題籤



開天傳信記

唐 鄭榮撰

元宗在藩邸時。每歲遊於城南韋杜之間。常因逐狡兔。意樂忘返。與其徒數十人。饑倦甚。因休息村中大樹之下。適有書生延帝過其家。其家甚貧。止村妻一驢而已。帝坐未久。書生殺驢煮菰。備膳饌。酒肉滂沛。帝顧甚奇之。乃與語。磊落不凡。問其姓。乃王琚也。自是帝每遊韋杜間。必過琚家。琚所語議合帝意。帝日益親善。及韋氏專制。帝憂甚。獨密言於琚。琚曰。亂則殺之。又何親也。帝遂納琚之謀。戡定內難。累拜琚為中書侍郎。實預配饗焉。

平康坊南街廢蠻院。即李林甫舊第也。林甫於正寢之後。別創一堂。制度彎曲。有卻月之形。名曰偃月堂。土木華麗。剗剔精巧。當時莫儔也。林甫每欲破滅人家。即入月堂。精思竭慮。喜悅而出。其家不存矣。及將敗。林甫於堂上。見一物如人。遍體被毛。如猪立。鋸牙鉤爪。長三尺餘。以手戟林甫。目如電光。而怒視之。林甫連叱不動。遽命弧矢。毛人笑而跳入前堂。堂中青衣遇而暴卒。經於廐。廐中善馬亦斃。不累月而林甫敗。

元宗將登泰山。益州進白驃至。潔朗豐潤。權奇偉異。上遂親乘之。柔習安便。不知登

降之勞也。告成禮畢，復乘而下。纔及山址，上休息未久。有司言白驃無疾而殪，上嘆異久之。謚之曰白驃將軍。命有司具櫬，積壘石為墓。墓在封禪壇北數里。至今存焉。元宗幸愛安祿山，呼祿山為子。常於便殿與楊妃同宴坐。祿山每就見，不拜。元宗而拜楊妃。因顧問曰：「此胡不拜我而拜妃子，意何在也？」祿山對曰：「臣胡家，只知有母，不知有父故也。」笑而捨之。祿山豐肥大腹，帝常問曰：「此胡腹中何物，其大乃爾？」祿山應聲對曰：「臣腹中更無他物，惟赤心耳。」以其言誠而益親善之。

元宗御勤政樓，大酺，縱士庶觀看，百戲競作，人物填咽。金吾衛士白棒雨下，不能制止。上患之，謂高力士曰：「吾以海內豐稔，四方無事，故盛為宴，欲與百姓同歡。不知下人喧亂如此，汝有何方止之？」高力士奏曰：「臣不能也。」陛下試召嚴安之處分打場，以臣所見，必有可觀也。上從之。安之至，則周行廣場，以手板畫地示眾人，約曰：「踰此者死。」以是終五日酺宴，咸指其畫曰：「此嚴公界，無一人敢犯者。」

蘇瓌初未知頽，常處頽於馬廐中。與傭保雜作。一日有客詣瓌，候廳事。頽擁篲趨庭，遺墮文書。客取視之，乃詠崑崙奴詩也。其詞曰：「指頭十頽墨，耳朵兩張匙。」客心異之。久而瓌出，與客淹留。客笑語之餘，因詠其詩，并言形貌。問瓌何人，非足下宗族庶孽耶？瓌備言其事。客驚賀之，請瓌加禮收舉。必蘇氏之令子也。瓌自是稍親之。適有人

獻瓊兔懸於廊廡之下。瓊乃召頰詠之。頰立呈詩曰。兔子死闌彈。持來挂竹竿。試將明鏡照。何異月中看。瓊大驚奇。驟加顧禮。由是學問日親。文章蓋代。

太真妃多曲藝。最善擊磬。拊搏之音。玲玲然多新聲。雖太常梨園之能人。莫能加也。元宗令採藍田綠玉琢為磬。尚方造翼虛流蘇之屬。皆以金鈿珠翠珍怪之物雜飾之。又鑄金為二獅子。拏攫騰奮之狀。各重二百餘斤。以為趺。其他綵繪縟麗。制作精妙。一時無比。及上幸蜀。回京師。樂器多亡失。獨玉磬偶存。上顧之。悽然不忍置於前。促令載送太常寺。至今藏於太樂署正聲庫。

西涼州俗好音樂。製新曲曰涼州。開元中。列上獻之。上召諸王於便殿同觀焉。曲江諸王拜賀。蹈舞稱善。獨寧王不拜。上顧問之。寧王進曰。此曲雖佳。臣有所聞焉。夫音者。始之於宮。散之於商。成之於角。徵羽莫不根蒂而襲於宮商也。斯曲也。宮離而少徵。商亂而加暴。臣聞宮君也。商臣也。宮不勝則君勢卑。商有餘則臣事僭。卑則逼下。高則犯上。發於忽微。形於音聲。播之於詠歌。見之於人事。臣恐一日有播越之禍。悖逆之患。莫不兆於斯曲也。上聞之默然。及安史亂作。華夏鼎沸。見寧王審音之妙。

元宗封太山。迴車駕。次上黨。潞之父老。負擔壺漿。遠近迎謁。上皆親加存問。受其獻饌。錫賚有差。父老有先與上相識者。上悉賜以酒食。與之話舊。故所過村部。必令詢

訪孤老喪疾之家。加吊恤之。父老欣然。莫不瞻顧。叩乞駐留。及車駕過金橋。橋在潞州御路縈轉。上見數十里間。旗纛鮮潔。羽衛齊整。謂左右曰。張說言我勒兵三十萬。旌旗經千里間。陝右上黨。至於太原。直才子也。左右稱萬歲。上遂召吳道元。韋無忝。陳閔。令同製金橋圖。聖容及上所乘。照夜白馬。陳閔主之。橋梁山水。車輿人物。草樹鷹鳥。器仗帷幕。吳道元主之。狗馬驢騾。牛羊橐駝。獠猴豬豕。四足之屬。韋無忝主之。圖成時。謂三絕。

開元末。於弘農古函谷關。得寶符白石赤文。正成乘字。識者解之云。乘者四十八。所以示聖人御歷之數也。及帝幸蜀之來歲。正四十八年。得寶之時。天下歌之曰。得寶耶。弘農耶。弘農耶。得寶耶。得寶之年。遂改元為天寶。

僧一行將卒。遺物一封。令弟子進於帝。帝發視之。乃蜀當歸也。帝初不喻。及幸蜀回。乃知微旨。深為嘆異之。

元宗東封。次華陰。見岳神。數里迎謁。帝問左右。左右莫見。遂召諸巫問神安在。獨老巫阿馬婆奏云。在路左。朱鬚紫衣。迎候陛下。帝顧笑之。仍勒阿馬婆勅。神先歸。帝至廟。見神橐鞬。俯伏殿庭。東南大柏之下。又召阿馬婆問之。對如帝所見。帝加禮敬。命阿馬婆致意而旋。尋詔先諸岳封為金天王。帝自書製碑文。以寵異之。其碑高五十

餘尺濶丈餘厚四五尺。天下碑莫大也。其陰刻扈從太子王公已下官名。制作壯麗。鐫琢精巧。無與比倫。

無畏三藏初自天竺至所司。引謁於元宗。元宗見而敬信焉。因謂三藏曰。師不遠而來。故倦矣。欲於何方休息焉。三藏進曰。臣在天竺。常時聞大唐西明寺。宣律師持律第一。願往依止焉。元宗可之。宣律禁戒堅苦。焚修精潔。三藏飲酒食肉。言行粗易。往往乘醉喧競。穢汚衲席。宣律頗不能甘之。忽宣律中夜捫虱。將投於地。三藏半醉連聲呼曰。律師律師。撲死佛子耶。宣律方知其異人也。整衣作禮而師事焉。宣律精苦之甚。常夜後行道。臨堦墜墮。忽覺有人捧承其足。顧視之。乃一少年也。宣遽問弟子何人。中夜在此。少年曰。某非常人。即毗沙門天王子那吒太子也。以護法之故。擁護和尚。時已久矣。宣律曰。貧道修行。無事煩太子。太子威神自在西域。有可以作佛事者。願太子致之。太子曰。某有佛牙。寶事雖久。然頭目猶捨。敢不奉獻。宣律得之。即今崇聖寺佛牙是也。

羅思遠多秘異術。最善隱形。明皇樂隱形之法。就思遠勤求而學之。思遠雖傳授不盡其要。帝每與思遠同為之。則隱没人不能知。若自試則或餘衣帶。或露幘頭脚。宮中人每知帝所在也。帝多方賜賚。或懼以死而求之。終不盡得。帝怒命力士裹以油。

唐八言卷一
三 第三冊
襍置於油榨下壓殺而埋瘞之。不旬日有中官自蜀道回。逢思遠於路。乘驢而笑。謂使者曰。上之為戲。一何虐也。

天寶中。元宗以三門河道險阨。漕轉艱阻。乃令旁山鑿石。為月河以避湍急。名曰天寶河。歲省運夫五十餘萬。又無覆溺淹滯之患。天下稱之。其河東西徑直長五里餘。濶四五丈。深二丈三丈至五六丈。皆鑿堅石。匠人於堅石之下。得古鐵錘長三尺餘。上有平陸兩字。皆篆文也。元宗異之。藏於內庫。遂命改河北縣為平陸縣。旌其事也。元宗將封泰山。進次滎陽。旃然河上。見黑龍。命弓矢親射之。矢發龍滅。自爾旃然伏流於今百有餘年矣。按旃然即濟水也。濟水溢而為滎。遂名旃然。左傳云。楚師濟於旃然。是也。

天寶初。元宗遊華清宮。劉朝霞獻駕幸溫泉賦。詞調倜儻。雜以俳諧。文多不載。畧其賦首云。若夫天寶二年。十月後。今臘月前。辨有司之供具。命駕幸於溫泉。天門軋然。開神仙之福塞。鑿輿劃出。驅甲仗而駢闐。青一隊。今黃一隊。熊踢胸兮豹擎背。珠一團。今繡一團。玉鏤珂兮金級鞍。其後述聖德云。直獲得盤古髓。招得女媧氏孃。遮莫你古來千帝。豈如我今代三郎。其自叙云。別有窮奇蹭蹬。失路猖狂。骨撞雖短。伎倆能長。夢裏幾迴富貴。覺來依舊淒惶。只是千年一遇。扣頭五角而六張。上覽而奇之。

將加殊賞。命朝霞改去五角六張。奏云臣草此賦。若有神助。自謂文不加點。筆不停輟。不願改之。上聞。顧左右曰。真窮薄人也。遂授以宮衛佐而止焉。
裴寬子諶。為河南尹。諶素好談諧。常有投牒悞書紙背。諶判云。這畔似那畔。那畔似這畔。我也不辭與你畔。笑殺門前着靴漢。又婦人同投狀爭貓兒。狀云。若是兒貓兒。即是兒貓兒。若不是兒貓兒。即不是兒貓兒。諶大笑。判其狀曰。貓兒不識主。傍家鬪老鼠。兩家不須爭。將來與裴諶。遂納其貓兒。爭者亦止焉。

開天傳信記終

大唐新語

唐 劉 肅撰

涼州長史趙持滿與長孫無忌親。許敬宗既陷無忌。懼持滿為己患。乃誣其同反。追至京拷訊。嘆曰。身可殺。辭不可辱。吏為代占。而結奏。遂死獄中。尸於城西。親戚莫敢收視者。王方翼嘆曰。樂布之哭彭越。大義也。周文之掩朽骸。至仁也。絕友之義。敵主之仁。何以事君。遂具禮葬焉。高宗義之而不問。

則天造明堂於頂上。鑄鐵為鸞鷟。高二丈。以金飾之。軒軒若飛。數年大風吹動。猶存其趾。更鑄銅為大火珠。飾以黃金。煌煌耀日。今見存焉。又造天樞於定鼎門。並番客胡商聚錢百萬億所成。其高九十尺。下以鐵山為脚。鑄銅為二麒麟以鎮四方。上有銅盤徑三丈。蛟龍人立兩足。捧大火珠。望之如日初出。鐫文於柱曰。大周萬國。述德天樞。後開元中推倒。銅入上方。

來恒侍中濟之弟。弟兄相繼秉政。時人榮之。恒父護兒。隋之猛將也。時虞世南子無才術。為將作大匠。許敬宗聞之。嘆曰。事之倒置。乃至於斯。來護兒兒為宰相。虞世南男作木匠。

長壽中有滎陽鄭蜀賓。頗善五言。竟不聞達。老年方授江左一尉。親朋餞別於上東。

門蜀嘗賦詩留別曰畏途方萬里生涯近百年不知將白首何處入黃泉酒酣自詠聲調哀感滿座為之流涕竟卒於官

劉希夷一名庭芝汝州人少有文華好為宮體詩詞旨悲苦不為時人所重善彈琵琶嘗為白頭翁詠云今年花落顏色改明年花開復誰在既而自悔曰我此詩識與石崇白首同所歸何異也乃更作一聯云年年歲歲花相似歲歲年年人不同既而嘆曰此句復似何識矣然生死由命豈復出此乃兩存之詩成未周歲為奸人所殺或云宋之問害之後孫昱撰正聲集以希夷詩為集中之最由是大為時人所稱元宗遠為果州司馬有婢死處分直典云遠家老婢死驅使來久為覓一棺木殯之遠初到家貧不能買得新者但得一經用者充事即得亦不須道遠云君家自有須直典出門說之一州以為口實

李義府嘗賦詩曰鏤月成歌扇裁雲作舞衣自憐迴雪影好取洛川歸有棗強尉張懷慶好偷名士文章乃為詩曰生情鏤月為歌扇出意裁雲作舞衣照鏡自憐迴雪影來時好取洛川歸時人為之語曰活剝王昌齡生吞郭正一

貞觀末房元齡避位歸第時天旱太宗將幸芙蓉園以觀風俗元齡聞之戒其子曰鑾輿必當見幸亟使灑掃兼備饌具有頃太宗果先幸其第便載入宮其夕大雨咸

以為優賢之應。

則天徵天下銅鐵於定鼎門內鑄八稜銅柱高九十尺徑一丈二尺金彩熒煌光侔日月武三思為文朝士獻詩者不可勝紀惟李嶠詩冠絕當時詩曰轍迹光西嶠勳庸紀北燕何如萬國會諷德九門前灼灼臨黃道迢迢入紫烟仙盤正下露高柱欲承天山類叢雲起珠疑大火懸聲流塵作劫業同海成田聖澤傾堯酒薰風入舜絃忻逢下生日還偶上皇年後憲司發嶠附會韋庶人左授滁州別駕。

朱桃椎蜀人也澹泊無為隱居不仕披裘帶索沉浮人間竇規為益州聞而召之遺以衣服逼為鄉正桃椎不言而退逃入山中夏則裸形冬則以樹皮自覆凡所贈遺一無所受纖芒屨置之於路見者皆曰朱居士之屨也為鬻取米置之本處桃椎至夕取之終不見人高士廉下車深加禮敬召至降階與語桃椎一答既而便去士廉每加褒異蜀人以為美談。

元宗徵嵩山隱士盧鴻三詔乃至及謁見不拜但磬折而已問其故鴻對曰臣聞老子云禮者忠信之薄不足可依山臣鴻敢以忠信奉上元宗異之召入賜宴拜諫議大夫賜章服並辭不受給米百石絹百疋送還隱居之處。

張說徐堅同為集賢學士十餘年好尚頗同情契相得時諸學士凋落者眾說堅二

人存焉。說手疏諸人名。與堅同觀之。堅謂說曰。諸公昔年。皆擅一時之美。敢問藝之先後。說曰。李嶠崔融薛稷宋之問之文。皆如良金美玉。無施不可。富嘉謩之文。如孤峯絕岸。壁立萬仞。叢雲鬱興。震雷俱發。誠可異乎。若施之廊廟。則為駭矣。閻朝隱之文。則如麗色靚粧。衣之綺繡。燕歌趙舞。觀者忘憂。然類之風雅。則為俳矣。堅又曰。今之後進。文詞孰賢。說曰。韓休之文。有如太羹元酒。雖雅有典則。而薄於滋味。許景先之文。有如豐肌膩體。雖穠華可愛。而乏風骨。張九齡之文。有如輕縑素練。實濟時用。而窘於邊幅。王翰之文。有如瓊林玉笋。雖爛然可珍。而多有玷缺。若能箴其所短。濟其所長。亦一時之秀也。

成敬竒有俊才。文章立而可就。為大理正。與姚崇有姻戚。崇常寢疾。敬竒造宅省焉。對崇涕泣。懷中真生雀數枚。一一持出。請崇手執。而後放之。祝云。願令公速愈。崇勉強從之。敬竒既去。崇惡其諂媚。謂其子弟曰。此淚從何而來。自茲不復接連。

沙門一行。俗姓張名遂。郊公。公瑾之曾孫。年少出家。以聰敏學行。見重於代。元宗詔於光大殿。改撰歷經。後又移就麗正殿。與學士參校。一行乃撰大衍歷一卷。歷議十卷。歷成十二卷。歷書廿四卷。七政長歷三卷。凡五部五十卷。未及奏上而卒。張說奏上之。詔今行用。初一行造黃道遊儀。以進御。進遊儀銘付太史監。將向靈臺上用。以

測候分遣太史官大相元太等馳驛往安南朗究等州測候日影同以二分二至之日午時量日影遠近皆數年方定安南極高二十一度六分冬至日影長七尺九寸二分春秋二分長二尺九寸三分夏至日在表南三寸一分蔚州橫野軍北極高四十度冬至日影長一丈五尺八分春秋二分長六尺六寸二分夏至影在表北二尺二寸九分此二所為中土南北之極朗究太原等州並參互不同用勾股法算之云大終南北極相去才八萬餘里修厯人陳元景亦善算嘆曰古人云以管窺天以蠡測海以為不可得而致也今之丈尺之術而測天地之大豈可得哉若依此而言則天地豈得為大也其後參核一行歷經並精密迄今行用

太宗嘗與侍臣泛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與太宗擊賞數四詔座者為詠召閭立本寫之閣外傳呼云畫師閭立本時本為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俯臨池側手揮丹青不堪愧赧既而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牆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惟以丹青見知躬廝養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戒勿習此也至高宗朝閭立本為右丞相姜恬以邊將立功為左丞相又以年饑放國子學生歸又限令史通一經時人為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三館學生放散五臺令史經明

右補闕母是博學有著述才上表請修右史先撰日錄以進元宗稱善賜絹一百疋

不飲茶。著代飲茶。序其畧曰。釋滯消壅。一日之利。暫佳。瘠氣侵精。終身之累。斯大獲益。則歸功茶力。貽害則不謂茶災。豈非福近易知。禍遠難見云。後直集賢。無何以熱疾暴終。初嘗夢著衣冠上北邙山。親友相送。及至山頂。迴顧不見一人。意甚惡之。及卒。僚友送葬北邙。果如初夢。元宗聞而悼之。贈朝散大夫。

則天朝。恒州鹿泉寺僧淨滿。有高行。衆僧嫉之。乃密畫一女居高樓。而淨滿引弓射之。狀藏於經笥。令其弟詣闕告之。則天大怒。命御史裴懷古推案。便行誅戮。懷古執之不屈。李昭德進曰。懷古推事疎畧。請令重推。懷古厲聲而言曰。陛下法無親疎。當與天下畫一。奈何使臣誅無辜之人。以希聖旨。向使淨滿有不臣之狀。臣復何顏能寬之乎。臣守平典。庶無冤濫。死無恨矣。則天意乃解。懷古復副閫。知微和親於厥突。立知微為南面可汗。而入寇趙定。懷古因得逃歸。素羸弱。不堪奔馳。乃懇誠告天。願投死南土。力倦而寢。夢一僧如淨滿引之曰。可從此路出。覺而從之。果獲全人。以為忠恕之報。

敬昭道為大理評事。延和中。沂有反者。誣誤四百餘人。將隸司農。事未即露。繫在州獄。昭道據赦文而免之。時宰切責大理。奈何赦反人家口。大理卿正等失色。引昭道執政怒而責之。昭道曰。赦文云現禁囚徒反者繫在州獄。此即現禁也。反覆詰難。至

於五六執政無以集之。註誤者悉免。昭道遷監察御史。又先是夔州征人舒萬福等十人行次巴陵渡灘溺死。昭道因使巴渝至萬年縣。夢此十人祈哀。至於再三。乃召驛吏問之。吏對如所夢。昭道即募善游者出其屍。具餚酒以酬之。觀者莫不歎歎。乃移牒近縣。備構櫓歸之。故鄉征人聞者無不感仰。

裴元本好諧謔。為戶部郎中。時左僕射房元齡疾甚。省郎將問疾。元本戲曰。僕射病可須問之。既甚矣。何須問也。有洩其言者。既而隨例看元齡。元齡笑曰。裴郎中來。元齡不死矣。

益州每歲進甘子。皆以紙裹之。他時長吏嫌其不敬。代之以細布。既而恆恐有甘子為布所損。每歲多懷憂懼。俄有御史甘子布至。長吏以為推布裹甘子事。因大懼曰。果為所推。及子布到驛。長吏但叙以布裹甘子為敬。子布初不知之。久而方悟。聞者莫不大笑。子布好學有文才。知名當代。

盧藏用始隱於終南山。中宗朝累居要職。道士司馬承禎。睿宗追至京。將還職辭歸。藏用指終南山謂之曰。此中大有景處。何必在遠。承禎徐答曰。以僕所觀。乃仕宦捷徑矣。藏用有慙色。

崔思兢則天朝。或告其再從兄宣謀反。付御史張行岌按之。告者先誘藏宣家妾而

云妾將發其謀宣乃殺之投尸於洛水行炭按畧無狀則天怒令重按行炭奏如初則天曰崔宣反狀分明汝寬縱之我令俊臣勘汝無悔行炭曰臣推事不若俊臣陛下委臣須寔狀若順旨妾族人豈法官所守臣必以為陛下試臣爾則天厲色曰崔宣若寔曾殺妾反狀自然明矣不獲妾如何自雪行炭懼逼宣家訪妾恩兢乃於中橋南北多置錢帛募匿妾者數日略無所聞而其家每竊議事則告者輒知之思兢揣家中有同謀者乃佯謂宣妻曰須絹三百疋崔刺客殺告者而侵晨伏於臺前宣家有館客姓舒婺州人言行無缺為宣家服役宣妻之同於子弟須臾見其人至臺路聞人以通于告者告者遂稱云崔家雇人刺我請以聞臺中驚憂思兢素重館客不知疑密隨之到天津橋料其無由至臺乃罵之曰無賴險獠崔家破家必引汝同謀何路自雪汝幸能出崔家妾我遺汝五百緡歸鄉足成百年之業不然則亦殺汝必矣其人悔謝乃引思兢於告者之家搜獲其妾宣乃得免

宋璟則天朝以頻論得失內不能容而憚其公正乃勅璟往揚州推按奏曰臣以不才叨居憲府按州縣乃監察御史事耳今非意差臣不識其所由請不奉制無何復令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璟復奏曰御史中丞非軍國大事不當出使其仲翔所犯賍汚耳今高品有侍御史卑品有監察御史今勅臣恐非陛下之意當有危臣請不